

晓梦等编

今古情书荟萃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今古情书荟萃

赵立军 陈晓蒙 编
王北方 李阳明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48号

今古情书荟萃

晓梦 刘炎 编
李欣 叶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1号)

通县鑫欣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125 字数：160千字
1992年12月 第1版 199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6000

书号 ISBN 7-81004-304-8 G·96

定价：4.38元

目 录

真实的情书

林觉民寄妻绝笔书	(2)
许广平致鲁迅	(4)
鲁迅致许广平	(6)
郁达夫致王映霞	(8)
梁实秋致韩菁清	(10)
丁玲致胡也频	(16)
庐隐致李惟建	(19)
高君宇致石评梅	(21)
石评梅致高君宇	(22)
流沙河致何洁	(24)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28)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	(31)
卡尔·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34)
济慈致范尼·布朗	(36)
舒曼致克拉拉·维克	(38)
娜达致赫尔岑	(38)
赫尔岑致娜达	(40)
卢梭致索菲·冬德特伯爵夫人	(42)
缪塞致爱米·阿尔童	(45)
托尔斯泰致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47)
普希金致夫人	(48)
勃朗宁致伊丽莎白·巴雷特	(50)

居里致玛丽	(51)
华盛顿致玛莎	(53)
伏尔泰致情人	(54)
济慈致情人	(54)
雪莱致玛丽·戈德温书	(56)
贝多芬致“永恒的爱人”书	(58)
伊丽莎白·巴雷特致勃朗宁	(59)
高尔基的求爱信	(62)
拜伦致桂乔丽伯爵夫人书	(63)
库图依致伊斯康德尔	(65)

虚构的情书

爱牟致晓芙	(72)
玉青致丁君度	(73)
倪焕之致金佩璋	(74)
李得中致郑秀岳	(76)
梓青致露沙	(77)
梓青致露沙	(78)
露沙致梓青	(79)
露沙致梓青	(79)
梓青致露沙	(80)
露沙致梓青	(81)
文涟致林先生	(82)
金莺致梦若	(84)
吴云生致何雪樵	(85)
玉梅致汪中	(86)
陶岚致萧涧秋	(87)

萧涧秋致陶岚	(88)
陶岚致萧涧秋	(89)
陶岚致萧涧秋	(90)
萧涧秋致陶岚	(92)
萧涧秋致陶岚	(92)
陶岚致萧涧秋	(93)
萧涧秋致陶岚	(94)
钱正兴致陶岚	(95)
韦护致丽嘉	(95)
方鸿渐致苏文纨	(98)
方鸿渐致唐晓芙	(98)
燕倩致幽泉	(99)
卢嘉川致林道静	(100)
林道静致余永泽	(101)
林道静致卢嘉川	(102)
胜子致岸本	(103)
叶子致木村	(103)
夏子致村冈	(104)
村冈致夏子	(105)
夏子致村冈	(105)
村冈致夏子	(108)
村冈致夏子	(111)
夏子致村冈	(113)
村冈致夏子	(116)
田代美登利致山川武夫	(118)
田代美登利致山川武夫	(120)

志野田建一郎致志野田芙美子·····	(122)
酒卷美代致川地英三郎·····	(123)
大桥登美子致江藤贤一郎·····	(125)
布里戈致比哀兰特·····	(126)
卡利斯特致贝阿特丽克丝·····	(127)
费利克斯致马内尔维尔伯爵夫人·····	(129)
费利克斯致莫瑟夫夫人·····	(130)
布拉热洛纳子爵致拉瓦利埃尔·····	(132)
夏尔致阿梅莉·····	(133)
奥尔梭致奈维尔·····	(135)
康素爱萝致阿尔贝·····	(135)
阿尔贝致康素爱萝·····	(137)
印第安娜致雷蒙·····	(138)
和子致上原·····	(139)
罗姆西致卡玛娜·····	(142)
古苏姆致丈夫·····	(144)
古苏姆致丈夫·····	(146)
古苏姆致丈夫·····	(147)
琼斯致苏菲亚·····	(149)
琼斯致苏菲亚·····	(150)
贝拉斯顿夫人致琼斯·····	(152)
温特沃思致安妮·····	(153)
克林致游苔莎·····	(154)
露赛姐致亨察尔·····	(155)
贝姐致朱利安·····	(156)
牛虻致琼玛·····	(157)

厄秀拉致斯克里班斯基·····	(159)
于连致玛特儿·····	(160)
克莱莉娅致法布利斯·····	(161)
克莱莉娅致法布利斯·····	(162)
加斯东致德·鲍赛昂侯爵夫人·····	(164)
德·鲍赛昂侯爵夫人致加斯东·····	(165)
玛格丽特致帕兹伯爵·····	(167)
比哀兰特致布里戈·····	(169)
纽沁根致埃斯黛·····	(170)
萨维尼安致于絮尔·····	(173)
于絮尔致萨维尼安·····	(174)
雷蒙致印第安娜·····	(175)
伊丽莎白致赖因哈德·····	(176)
莱娜致博托·····	(177)
尤金致苏珊·····	(179)
桑德拉致克莱德·····	(182)
罗伯塔致克莱德·····	(183)
拜伦致娜塔丽·····	(186)
娜塔丽致拜伦·····	(188)
帕格致帕米拉·····	(190)
马克致薇拉·····	(193)
伊琳娜致李特维塔夫·····	(195)
娜斯金卡致恋人·····	(196)
娜斯金卡致幻想者·····	(197)
克拉拉致戈利亚德金·····	(198)
热尔特科夫致薇拉·····	(199)

热尔特科夫致薇拉.....	(200)
丽达致保尔.....	(202)
因加致阿弗季.....	(203)
日瓦戈致托尼娅.....	(204)
日瓦戈致托尼娅.....	(205)
塞费里诺致圣苏尔皮西奥.....	(206)
维尼裘斯致黎吉亚.....	(207)
范莱丽雅致斯巴达克斯.....	(208)
斯巴达克斯致范莱丽雅.....	(210)
玛丽亚致埃费拉因.....	(211)
玛丽亚致埃费拉因.....	(213)
丹尼尔致弗洛伦茜亚.....	(214)
珍妮致鲁本·巴特勒.....	(215)

真实的情书
——文化名人情书辑萃

林觉民寄妻绝笔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的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意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系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我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处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系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

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变时余心之笔，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而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象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否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我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吾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我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中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

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许广平致鲁迅

1925年3月11日 北京

鲁迅先生：

现在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能愈隔城市的尘嚣，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一些。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记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尝不发生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然而无论反与正的那一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的权衡，从没有遇见过以“利”的方面为取舍。先生，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先生，你看看罢。现在在北京学界上一有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后在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钓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而尤可愤恨的，是这种含有许多毒菌的空气，也弥漫于名为高等教育之女学界了。做女校长的，如果确有干才，有卓见，有成绩，原不妨公开的布告的，然而却是“昏夜乞怜”，丑态百出，啧啧在人耳口。但也许这是因为环境的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罢？而何以校内学生，对于此

事亦日见其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反对条件的，转眼就掉过头去，噤若寒蝉，或则明示其变态行动？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苦的了！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有在蚕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加以指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么？

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虽然嚼过苦果之后有一点回甘，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譬如饮了苦茶——药，再来细细地玩味，虽然有些儿甘香，然而总不能引起人好饮苦茶的兴味。除了病的逼迫，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苦闷之不能免掉，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除非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先生，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先生，你能否不象章锡琛先生在《妇女杂志》中答话的那样模胡，而给我一个真切明白的指引？专此布达，敬候撰安！

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11.3，14年

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请先生不要怀疑，一笑。

鲁迅致许广平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堕落，无非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也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

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泣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胡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还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太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象在歧路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

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床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象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 3月11日

郁达夫致王映霞

（一）

映霞君：

接到了你的回信，我真快活极了。你能够允许我来杭州和你相见吗？时间和地点，统由你决定，希望你马上能够写